

# 株 洲 日 报

## 神农周刊

ZHUZHOU  
RIBAO

2025年9月  
21  
星期日

乙巳年七月三十  
第24125期

今日4版  
国内统一  
连续出版物号  
CN 43-0005



知株视频号

株洲日报

掌上株洲客户端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  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### 情迷酒仙湖

张良云

游酒仙湖，一直是我多年的梦。初夏，与众友相聚梅城，终于得以一游。对酒当歌，对酒当歌，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与眷恋，因此，去酒仙湖一游的念头，总是萦绕心头。我曾有过邀约三五文友，带上几壶老酒，效仿仙人，梦醉仙湖，以解对酒当歌，对酒当歌的相思。

游酒仙湖，其实也是一种寻找，寻找那被岁月冲刷过的传说，寻找那份在心中久久挥之不去的情怀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曾来过酒仙湖，因时间匆匆，未能一睹酒仙湖美丽的容颜，终是遗憾，四十多年的每一个日子，对酒当歌，对酒当歌情难自禁，以至梦里相思，总想再次去看看酒仙湖的山，亲吻酒仙湖，亲吻揭开面纱，带着酒香而神秘的酒仙湖。

人未游，心先至。四十多年里，我无数次想象与梦游过酒仙湖。在我的梦与遐思里，酒仙湖的春天，湖水荡漾，湖岸蝶飞蜂舞，鲜花盛开；仲夏，湖水沉静，蝉鸣轻唱，鸟语花香；晚秋，水波粼粼，湖岸丛林尽染，色彩缤纷；冬天，湖面雾气缭绕，山峦皑皑白雪，别有一番诗境……

带着憧憬与向往，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酒仙湖。初夏的五月，微风轻拂，午后的阳光，带着淡淡的甜味，依旧如春天般柔和。沿着山道，进入湖区，迎面看到“酒仙湖”三个大字，特别醒目。纵目湖山，好似镜子的湖面，波光粼粼，是那样静谧而安详。湖岸，群峰叠翠；远山，深黛的墨绿与盛开的荷花交相辉映，把酒仙湖装饰得色彩缤纷。阳光透过湖岸的疏林，斑斑驳驳，影影绰绰，又是一番景象。蓝天下，平静的湖面宛如一幅天然的画。

我曾漫步苏堤，领略过西湖的精巧与杨柳拂面的柔美；也游览过洞庭湖，感叹其波澜壮阔的大气，但酒仙湖却有其“天然去雕饰”的秀气与质朴。我感受过鼓浪屿冲浪的澎湃，也惊叹过“天之涯，海之角”拍岸惊涛的浪漫，但酒仙湖却似文静的少女，款款深情，婀娜多姿。酒仙湖，她不仅有湖光山色的自然美，更以她神奇的传说和深厚的人文内涵，丰富着游人的想象，增添了游人的情趣。

走进拥挤的游船，荡舟酒仙湖，仿佛人在画中。湖面如同明镜，映衬着天空的蔚蓝和云彩的轮廓，阳光洒落在湖面上，水波微漾，如仙境般的酒仙湖以她多娇的容颜，令人留恋。透过窗口，寻找仙人醉卧湖畔，酒仙湖中的源头，仿佛仙风道骨的仙人飘飘洒洒从天而降，此时，我醉在湖中，一种超然的洒脱与豁达弥漫心头。

走下游船，我不禁把手伸入湖中，蘸一掌湖水，贪婪地吮吸，湖水的酒香溢满心头……

走进与赛龙舟码头遥遥相对的织女仙境。一尊高高的织女雕像映入眼帘。织女侧脸凝视，好似在深情地迎接远方的客人，更似在眺望远方，弹泪而吟“候人兮兮”，述说对高的思念……

伫立雕像前，思绪万千，被织女“献计献策，助高抗洪治水，独自托育启成明君”的传说而震撼，也被美丽聪慧的织女那执着炽热的爱而深深打动。

“柔情最是攸州女，高馆青丝忆故人。”和风轻拂，远处似乎一阵阵渔歌传来，述说着悠久而古老的故事。怀着对文雅、勤劳、善良的攸女的敬仰，我庄重而虔诚地拍下织女雕像作为永恒的纪念。

穿越栈桥长廊，翻过山岭，沿着山脊拾级而上来到始建于宋代的双子塔。几叠层峦掩映在沟谷翠镜之中，酒仙湖的水光山色尽收眼底。“韩婆育子，双子报恩”的传说，不仅是对韩婆坚韧不拔、勤劳精神的赞美，更是中华民族对孝文化的传承和纪念。

双子塔前，久久沉思，双眼泪光闪烁。我不仅被韩婆博大深厚的母爱所感动，内心也被双子那份赤诚的孝心所填充，此时，胸中升腾万般感慨，敬意油然而生。

落日余晖里，酒仙湖水天一色，如同一幅完美无瑕的画卷。晚霞中，踏上归程，频频回首，我陶醉在“仙湖醉美连天水，一叶游船悠游闲”的酒仙湖，醉在清风徐来，霞光满天的酒仙湖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yzhy83@163.com



如今已经颓败的周氏公祠，当年是地下兵工厂所在。

## 三星里，一个村庄的红色印记

林建德  
晓菲

一个村庄可以如何不朽？三星里的答案是：将自己活成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。在罗霄山脉的尾部，这个与江西萍乡毗邻的醴陵村庄，静静地守护着一段浴血的辉煌。从1924年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燃起的星火，到亭子寨保卫战的枪林弹雨；从丁斗塘地下兵工厂的锻铁声，到57位有名可考的烈士壮烈牺牲。三星里，用血与火将自己镌刻在了中国革命的宏伟画卷上。

### 星火初燃

故事的源头，要追溯到长沙长郡中学的书生意气。1921年，三星里青年易昂、易湘、易汉侯等人，在长沙读书时结识了《湘江评论》的主编——笔名“二十八画生”的毛泽东。进步思想的火种，就此传入了这片土地。

1924年，在时任湖南省委军工部部长陈恭的指导下，三星里的革命热情被彻底点燃。3月31日，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，十多位进步青年秘密集会，成立了醴陵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——为保密起见，代号“三三一支部”。这星星之火，不仅照亮了三星里，也预示着一场燎原之势的到来。

### 战火淬炼

革命不仅需要理想，更需要武装。1925年，在南二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，一座秘密兵工厂在三星里丁斗塘的周氏公祠内悄然成立。当年的祠堂，白天是教书育人的学堂，夜晚则炉火熊熊，铁锤铿锵。工匠们在这里为赤卫队锻造梭镖、马刀，甚至研制出了用整段松木掏空制成的“松树炮”。这些看似简陋的武器，却武装了湘东数个区的革命力量，在一次次战斗中，让土豪劣绅闻风丧胆。

当我们今天穿行于乡间，周氏公祠的土墙泥瓦尚在，但廊柱已斑驳，褐色大门紧锁。厂址已无，硝烟散尽，唯有萋萋芳草，覆盖着当年的秘密与荣光。正如村里的老书记所言：“没了好，没了好，转弯抹角地到这里制造武器的年代过去啦。”是的，回望历史的痛，正是为了珍惜今日的安宁。

在那段峥嵘岁月里，三星里不仅仅有一个地下兵工厂。这里亦是滕代远同志在醴陵地区革命活动的重要驻地，他曾数次在此领导武装斗争，将湘东的工农革命推向高潮。1927年初，为了回击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非议，毛泽东在湖南进行了为期32天的实地考察，足迹遍及湘潭、湘乡、醴陵、长沙五县。他来到三星里的兴竹坡，召开农民和农运干部调查会，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，为日后那篇著名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兴竹坡，从此不再是传说，而是三星里人心中的一座圣地，它见证了伟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探索。



三星里村外的烈士纪念碑。



### 血色丰碑

在三星里村外的青松翠柏间，静静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。碑身正面“三星里革命烈士纪念碑”九个大字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两边镌刻碑文，右边竖写“为国党功昭日月”，左边则为“无私无畏气壮山河”。碑座后墙上，镌刻着毛主席的题词：“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”。我知道，这座纪念碑是三星里人自筹筹措资金建立起来的。

拾级而上，五十九座青石墓碑整齐排列。这个数字，让人心绪一沉。据统计，当年的三星里，面积不过三平方公里，人口不足四百人，却有57位登记在册的烈士。这意味着，平均每七个村民中，就有一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；每八户人家，就有一个烈士家庭。这片土地上流淌过的鲜血，早已浸透了每一寸土壤。

其中，易葵连一家的故事尤为惨烈。1927年“马日事变”后，白色恐怖笼罩醴陵。地主易轩轩勾结反动势力，疯狂镇压革命群众，三星里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时任中共南三区农会会长的易葵连与他的父亲易兆乾、哥哥易大本同时被捕。在狱中，敌人对易兆乾父子施以酷刑，打断四肢残忍杀害。面对年仅26岁的易葵连，敌人用尽了藤杠子、铁钉打手指、烧红烙铁等所有酷刑，逼他供出党的机密。但易葵连始终守口如瓶，最后被活活烙死，壮烈牺牲。

1951年8月，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来到三星里，团长谭全保在慰问易家后人时，悲痛而又崇敬地说：“你祖父、你父亲、你姑姑，为了革命英勇牺牲，是人民的功臣。你们家是‘满门英烈’，你姑姑易葵连是我国南方地区的‘刘胡兰’！”一寸山河一寸血，一抔热土一抔魂。易葵连，以及那56个闪光的名字，共同铸就了三星里不屈的脊梁。

### 精神永续

凝视着纪念碑上那鲜红的五角星，天空蓝得平静而深远。先烈们生于斯，战于斯，葬于斯，他们的风骨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一代又一代三星里人正是凭着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坚韧，甩掉了贫困的帽子，让家乡呈现出乡村振兴的和谐之美。田埂上的油菜花花开金黄，乡间小院内飘出人间烟火的芬芳。这片曾被鲜血染透的土地，如今正收获着和平与富足的果实。

当我们准备作别，一阵清澈的童声合唱过山峦，飘进耳中：“共和丰碑上，有我三星里人，我们是三星里的后裔，接过火种的人……”

歌声回荡在山谷里，也回荡在我们的胸中。这就是三星里不朽的答案。这力量，是代代绵延的力量，是文化传承的力量，是永不熄灭的红色印记。



中山陵一侧的谭延闿墓

### 株洲文脉

1996年，夏日的骄阳似火，灼烧着大地，我怀揣着对远方的憧憬，骑着那辆略显破旧的自行车，沿京杭大运河，一路向南。运河两岸的风景如诗如画，古朴的村落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，给大地蒙上一层梦幻的轻纱；繁华城镇车水马龙，喧嚣与活力扑面而来，每一处景致都似被大自然精心勾勒，化作一幅幅流动的绝美画卷，在我眼前徐徐展开，然后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。

行至南京，知晓家乡先贤谭延闿墓在此地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与敬意。当下决定，一定要先去拜谒。我沿着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前行，山林越发幽静，阳光俏皮地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而下，化作一片片金色的光斑，仿若岁月不小心遗落的记忆碎片，星星点点地洒落在地面。

抵达谭公墓前，眼前的景象，全然没有世俗的奢华与张扬，反倒透着一股古朴厚重、庄严肃穆的宁静之感。墓园呈圆形，静静地卧在这片土地上，周边环绕着一些简单却雕琢精细的石刻，它们仿佛是时光的忠实记录者，默默诉说着墓主人跌宕起伏的一生。我缓缓走近，带着敬畏轻轻抚摸那些略带沧桑的石头，一时间，心中感慨万千。这里安息着的，是在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谭延闿，他的书法被誉为民国四大书家之首，传颂千秋；他的政治生涯波澜壮阔，充满变数；他的为人选择饱含情义，尽显风骨。

站在墓前，我仿佛穿越时空，看到了他年少时的坚毅模样。因母亲妾室身份受尽屈辱；步入中年，在波谲云诡的政坛周旋，个中无奈与坚持唯有自知；而他挥毫泼墨时，那专注与豪情又令人动容。他身处乱世，却凭借非凡的才华与超人的智慧，在不同领域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，让人难以忘怀。

离开谭公墓时，山风掠过耳畔，仿佛携来他挥毫时的墨香。带着这份历史的余温，我转身向中山陵走去。

当我踏入中山陵的那一刻，庄严肃穆之感如潮水般扑面而来，瞬间将我淹没。沿着那灰白色的阶梯拾级而上，每一步落下，似重重地踩在历史的节点之上，发出深沉而厚重的回响，仿若与过往的岁月悄然相拥。彼时的中山陵，刚刚经历过重修，工匠们对照着老照片精心临摹谭延闿笔迹的痕迹清晰可辨。

遥想1929年的南京紫金山，初夏的风裹挟着松柏的清香。中山陵的祭堂内，一方青石碑静默矗立，碑面镌刻着“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，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”，字字如铜铸铁洗，锋芒间凝着千钧之力。这是谭延闿的手笔，亦是近代中国文人以笔为戈、投身时代浪潮的有力见证。

孙中山先生逝世后，国民党人深知其安葬事宜对于重塑政治正统意义非凡。先生遗言“葬我于南京紫金山麓”，南京既是辛亥革命的起点，又因与明孝陵毗邻，明太祖“驱除鞑虏”与孙中山先生“恢复中华”的壮志隔空呼应。然而，碑文题写却历经波折，起初计划由汪精卫撰墓志铭，胡汉民书丹，终因“孙中山功业难尽述”而作罢。1928年，葬事筹备委员会决议仅刻简明碑文，这一决定恰似历史的留白，将解释权交给后人。

谭延闿的入选，与其“民国第一楷书”的盛誉密不可分。他时任国民政府主席，亦是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，政治身份与艺术造诣的双重权威，使其成为题碑的不二人选。碑文虽仅24字，却在方寸间平衡党国叙事与历史庄严——既不能僭越“国葬”名义（因段祺瑞政府早年的国葬计划），又须凸显国民党对孙中山精神的继承。最终，“总理”之称定格了孙中山在党内的至高地位，而“中国国民党葬”六字，则将个人葬礼升华为政党精神的纪念碑。

谭延闿题碑之时，正值北伐初定、国府建都南京的关键节点。站在石碑前，碑石高9米，颜楷字体结体宽博似巍峨庙堂，笔力雄浑如铸铁千钧，目光顺着笔画游走，似能触摸到书写者运笔时的磅礴力道。他曾言：“大字如扛鼎，须以全身之力贯注笔端。”细细凝视碑文，“葬”字末笔悬针竖似利剑出鞘，“总”字上部三点水如江河奔涌，“先”字长横像疆场铁骑，每一笔都于严谨法度中挥洒豪情风骨，既契合孙中山先生“革命尚未成功”遗训的坚毅，又映照国民党以传统书法强化政治合法性的诉求。

然而，中山陵的碑命运多舛。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，中山陵沦为兵营。据幸存校工回忆，日军曾欲摧毁石碑，幸得一名通晓书道的军官阻拦，碑文得以暂存。1945年收复时，碑面已布满弹痕，金漆剥落如泪痕。此后三十载，石碑在政治风云中几经沉浮。1949年后，“中国国民党”字样被水泥覆盖；1966年红卫兵以铁锤击打碑面，凿痕至今依稀可辨。直至1981年，辛亥革命70周年，碑文方得修复。这一次次的损毁与重生，恰似中国近代跌宕命运的缩影，映射着国家民族认同的撕裂与弥合。

如今，紫金山上四季常青的松柏、石碑依然默默伫立，中山陵每日迎来送往的游客，大多数人脚步匆匆，与碑文擦肩而过。然而，总会有一些人，他们伫立，他们停留，他们在历史深处的褶皱里寻找答案。或许真正的纪念碑，不在石头之上，而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心间，永远闪耀着文明传承的熠熠光辉。